

尤凤伟
著

归乡

海外借

尤凤伟
著

归乡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归乡 / 尤凤伟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594-2881-3

I. ①归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08768 号

书 名 归乡

著 者 尤凤伟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胡 泊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0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881-3

定 价 36.80 元

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竖碑	画像	老屋	魂归
1 7 3	1 1 9	0 7 1	0 0 1

魂归

今年是母亲百年华诞。因身体有恙，错过了清明节，拖到端午方回老家给母亲上坟。我们祖上的茔地原本在村子东北三里处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平了，集体迁到现在的岷村西山下。此处风景甚好，山峦叠起，树木葱茏，小溪清澈，如祖先有灵，对这处新居当会满心喜欢。西山是半岛脊骨昆崙山的余脉，沿山间小路再往西，便是姥姥的村子——枣园。八十多年前一个“好日”，迎娶母亲的花轿伴着吹吹打打的鼓乐，就把花季的母亲从山里抬到河边上的泊子村，与父亲拜了天地，成了爷爷、婆婆的儿媳。说起来，母亲与父亲的这段姻缘初始颇具浪漫色彩，不是通常的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而是我婆婆的“钦点”：母亲的大姑嫁在我们村（我叫她姑婆），少年母亲来走亲戚，在村街上被婆婆瞧见，见这个“眼生”的小女孩眉眼清秀，神情可人，不由动了心思，待打听到尤物之来处，便一刻不停让姑婆带着去枣园给八岁的我爹提亲，那一年母亲也八岁，同属牛。

由于下面会提到的一些让人感叹的原因，几十年来我是头一回到西山莹地上坟。难以寻觅，便让本家侄子廷保引带。我俩在牟平城汇合，坐上一辆三轮出租去往西山。望山跑死马，车死不了，可累得呼呼喘。就在老侄快要把我带到家族的莹地时，手机振铃了，一听是在牟平城工作的表弟育生，他像惯常那般先呼了声风响哥，接着禀告说他妈（我老姨）快“不行了”，问我能不能赶回来料理后事。得知老姨病危，虽心里难过，却不怎么吃惊，老姨九十六周岁了，十年前中过风，在那座条件很差的私人养老院里能活到今天，已算是奇迹了。尽管如此，可对育生叙说这件事时出奇的平静，我端地生出不悦，心想这就看出是不是亲生的了。我告诉育生，我已经回来了，正赶往西山给母亲上坟。育生“啊”了一声，说真巧呵。我知道“巧”字是冲着去年的那次回来，坐大巴行驶在青威路上，行程安排是先去威海给宋宁的父母扫墓，再转道牟平看望老姨，路经乳山时接到育生的电话，说风响哥俺妈快不行了。我问什么情况？育生说陈病犯了。“陈病”就是老姨说的“心口痛”，大夫说的冠心病。育生问我能不能回来一趟，后事需商量。我告诉他正在赴牟平的路上，他“啊”了声，说句“真巧”。我连忙改变行程，在乳山下车，跳上一辆开往牟平的“小公共”。到了养老院方知，正是这“真巧”挽回了老姨的性命。老姨没被送进医院，社区的医生正在等育生做出是否抢救的决断。我到了，就责任转移，决断

就由我做，立马将老姨送到医院抢救。大夫说再晚一步就不行了。这回，我不知老姨“不行了”是怎样一种情况，心里很着急，顾不上给母亲上坟，立马让出租车掉头返回牟平。

在养老院门口与廷保分手时，廷保告诉我：从东北来了一封信，是写给他锡诚爷爷（我爹）的，我哦了声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我爹已去世十几年，且生前一直在烟台，怎么能有人在今天把信写到老家？我问廷保信在哪里？廷保说在他家里。我说抽出空我去拿。

二

进了屋，见老姨在睡觉，确切地说是昏迷。育生坐在对面床上，见我进来忙站起身，问句风响哥这么快就来了？我没吱声，冷着脸，我这人难以隐瞒心中的情绪。吊瓶已挂上了，显然是与我通了电话知道医疗费不成问题才叫大夫打上的。我站在床前默默地注视着昏睡中的老姨，心中泛出酸楚。心想什么叫晚景凄凉？这就是了。刚才进大门时我问养老院的女老板我老姨怎么样了？女老板叹口气说能怎么样？等时辰呗。人人都躲不过等“时辰”这生死关口，情景却大不一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姨现在撒手西去，

走得了无牵挂，未见得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善终。记得母亲去世时有人劝她把两岁的弟弟接过去当儿子养。她没同意。多年来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，她是觉得自己还能生育（那年她三十岁）等着要自己的孩子？还是那时便料到今日每况愈下的世风：亲生儿女都不情愿养父母，何况不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两姓旁人，才不接受？

我长叹一口气，转过身望着依然站立着的育生，问句大夫怎么说？育生说心肌大面积梗塞，怕是醒不过来了。我又问怎么不送医院？育生慌乱地躲避我质疑的目光，吞吞吐吐说是大夫不让动，说一动就断气了。

我自是不相信，本想就他的自私冷漠刺他几句，以泄心中之不平，可想想自己作为老姨的亲外甥，做得又如何？与这许多年来老姨对我的关切相比，自己做得很不够，并未占领道德高地，与育生相比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我叹了口气，问育生他说的“商量后事”是指什么。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？事实上老姨这种情况的“后事”应很简单，火化入土也就一了百了。自然滩上老房子及一应家当由育生继承，别人不会染指。他还要怎样？

育生迟迟疑疑说：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把俺妈埋在哪儿这事不好定。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转身看看面庞安详呼吸均匀的老姨，再看看育生，随之走出房门，育生亦领悟地跟了出来。当着活人的面说埋葬可是犯大忌的呵，哪怕这活人已不省人

事，也不行。

我俩沿窄窄的楼梯下到一楼，出门走到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。这时日头西下，小城像披着一件橘黄色的罩衫，呈出非现实的诡谲。一时间竟觉得置身于阴曹地府中一般。

待从冥冥中回到现实，我望着育生问：葬在哪儿还存在问题么？问这话时我明显带有情绪，我已意识到他是不想让老姨与他亲爹妈葬一处。那年，他父亲过世时我从青岛赶来，与送葬队伍一块去到昆嵛山下的于家莹地，届时育生的亲妈已在此处等候夫君多年。望着老坟旁边隆起的一丘新坟，不知怎的，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老姨百年后的归属，这注定早晚会到来的尴尬。这尴尬自然要涉及育生，就是说他得认可墓地上“明摆着”的一父二母的现实。

让我没料到的是此时的育生说：把俺妈埋在滩上（他村）没问题，我能接受，老辈子这种事多着哩，活时在一起，死时也应在一起，可问题不在这里。

问题在哪里？我警觉地问。

在河北那边儿。

河北那边儿？

嗯，河北村赵家。

也就在这一刹那，我明白了育生所讲“商量后事”的原委所在。他说的河北，是老姨第一任丈夫的村，位于龙泉镇东南五里处。在赵姓姨父去世前我每年都会跑一两趟，

对那里熟得很。我想育生真实的想法是将老姨葬进河北村赵家莹地，与赵姓姨父合葬，应该说这并无诟病。

育生似乎料到我所想，忙解释说我不是想把俺妈推给赵家不管，是赵家子弟非要接过去不可，态度很强硬的……

我心存疑窦：赵家知道老姨快……

育生说：知道，赵家有人在一旁的自来水公司上班，盯得很紧呢。

我在心里骂句：妈的，盯着人死，什么事呵！骂是骂而心里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：如果老姨死后不葬过去，那赵姓姨父将永远孤魂游荡了。赵家子弟能如此执着也是出自一片孝心的了。只是……

我问育生：我老姨的意思是回滩上还是回河北？

育生摇摇头。

我问：老姨没有话？

育生期期艾艾说：这个……没问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说等老姨醒过来，问问她。

育生嘴上说好，给出的表情却很是迷惘。

而我想的是老姨还能醒过来么，毕竟快一百岁的人了。

三

说起来是个奇谈，老姨和母亲共用一个大名：王曰英。这在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，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莫非姥姥姥爷觉得这个名字好得不能再好，让姊妹俩一起用才不亏？后来想想这事倒真有点宿命的味道：母亲去世由老姨替代，担起母亲的责任，就是说走了一个王曰英，还留下一个王曰英。这般在我们的心理上会减少许多失亲之痛，事实上也是这样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怎么记事，懵懂记得见老姨进家门母亲已昏迷，一岁的弟弟还没断奶，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肯吃，母亲的乳房涨得厉害，昏迷中喊个不停。姨从河北村来探望她姐，见状朝她的几个外甥高声呼叫，风庄、风响、小信子你们等啥呢，快吃奶。我们如梦初醒，赶紧听命于老姨，轮流吃起妈的奶来，直吃到母亲的乳房一点一点瘪下去，不再叫唤为止。

可这并没能让她苏醒过来，不久就死了。那时我还不不懂死是怎么回事，并不悲伤，去村外土地庙“报庙”的路上，不但不哭，还偷吃装在口袋里的花生。回来我哥把这事报告给老姨，老姨骂我“不讨头脑”，现在想来，也许就是在那一刻，老姨从母亲那里接过了管束我们的权杖，当然更包括关爱。总体来说在我妈死后的几十年间，老姨

对于我们兄弟姊妹就是母亲的角色，将我们一直挂在心上，从生活、工作到婚姻大事。我们也同样把她视为母亲死后最可依恋的亲人。把她家当成大本营，特别是在我们与父亲、继母闹崩之后，得空便往那里奔，以获亲情“补给”。如果不是因为老姨的存在，我们一生的情感生活不知将是怎样的荒芜。

我一直觉得对老姨是歉疚的，特别是在她老去之后，我们没有把她当成亲生母亲收留在身边，而让她常住在“脏乱差”的养老院中，过孤苦日子。对于我，则更有一桩事让自己经久不安。那年去探望老姨，因行前匆忙，来不及去商店采购礼品，便在牟平城换车时匆匆买了几条大鱼（老姨喜欢吃鱼），老姨中风正是大鱼惹得祸，我走后老姨把剩余的鱼送到有冰箱的邻居家存放，当家里来了客取回时她发现少了一条，急火攻心，于当天夜里拴住了。幸好一早有邻居来串门发现了，命捡回来却落得个半身不遂，从此老姨的生活大变，对此我是难辞其咎的。我常想，要不是自己无事生非多买了几条鱼，老姨就不会早早住进养老院，没准现在还住在村里，每天上山拾柴火呢，呜呼哀哉。

这晚，我让育生回家休息，自己和衣睡在老姨对面那张床上，却睡不着，久久思忖着老姨的后事：回滩上，还是回河北？应该说这事我可主导，也明白我主导必须遂她的愿，让她回想回的地方，这大概是我能为老姨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决不能含糊！不能！

四

一夜过去，老姨仍处于昏迷状态，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，育生见我满脸疲惫，说他一人在这里守候，让我找旅馆休息。考虑到需做长期“抗战”的打算，便同意了。拖着旅行包到不远处的海德宾馆入住。若把海德两字倒过来前面再冠个李字，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的大名。自几年前老姨换到这个养老院，每次来我都住海德宾馆。除了离养老院近，还有一点历史渊源：那年省里组了个团，去农村“感受改革开放气息”，牟平西关是头一站。很老板也很农民的黑胖李总高规格接待，参观完城堡似的李氏庄园后便在海德宾馆大摆宴席，海鲜山珍一道接一道地上，也许正是这顿“口福”让我对“海德”情有独钟，每回来都住这儿。

洗了澡，正想补补觉，廷保打来电话，说岷村那里有新情况，我问啥新情况，廷保说一句两句讲不清，你来接了我，咱们一块去解决。我说好。对廷保说的“新情况”也没太在意，心里想的却是他说的那封东北来信。

说到故里，人们常常用魂牵梦绕来形容，我也同样，想起来便心情复杂，只因那里已没有直系亲属，我近三十年没回过。村里的情况多从廷保的电话得知，譬如换了谁谁当村支书，选了谁谁当村主任，谁谁老了（去世），谁

谁发了财，诸如此类。廷保在电话中还让我帮他推销苹果，因不通此道，没办成，一直心存愧疚。大约是前年，牟平一拨文化人去村里，又是找童年伙伴采访，又是对我家老屋拍照，一通忙活，生生把我弄成个“走出小村的名人”。恰这时，当地刮起一股为给家乡争了光的“名人”立碑的风，以彰显本村之卓尔不群。廷保在电话中兴冲冲把泊子村要为我立碑的决定告知，并说一定争取把事弄成，听后我在心中高呼不好，立刻让廷保向村里转达我的恳辞，此事才不了了之。也正因为有这个驳村领导面子的过节，故对这次回村不免惴惴。

为进山方便，仍租了一辆三轮出租车。出了城，出租车兜一身风向东行驶，柏油路顺山势不住提升，最终攀上制高点上庄口子，望着“口子”左侧茂密的松林，心倏然一跳。抗战时期，一个“队伍上”的女人乔装进城，将宋姓伪县长赚出了城，就在这树林里将其处决。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老姨讲给我听的。

车到泊子村头，廷保已候在那里，一边上车一边说风响叔咱不进村了，那边急，立马赶过去。

开车后廷保便赶紧说“事”：

原来是岘村承包山林的人认定母亲的新坟“越界”，侵占了他的地面，责令迁走。我觉得诧异，问：茔地与山林的边界有标定吗？廷保说当初肯定是有的，学大寨时开山造田，前些年又退耕还林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原先的边界

就弄不清了。我说弄不清就断定咱越界？廷保哼了声，说拳头大是哥哥嘛。这话是古时的说法，现在就是当权势大的是哥哥了。廷保下面的话就将此证实：他是村主任，自己经营一个饮品公司。本村人叫他主任，外面人叫他经理，后来干脆合并起来叫他主任经理。主任经理？我在心里一笑，想这称谓不正体现出时下农村政商合一的现实吗？可谓时代一怪胎。

三轮出租车开到岫村时，廷保让司机停下车，问我是先进村见主任经理还是去莹地？我不打艮说莹地。待三轮出租继续前行，廷保从口袋掏出一封信，递给我：信是从东北黑河寄过来的。

黑河？！我的心跳骤然一停，随之狂跳起来。

我一把抓过信看，寄信地址果然是黑龙江省黑河……
黑河……

在我幼小的足尚未迈出家乡村子一步时，就知道有个叫黑河的地方，黑河黑河黑河……爷爷婆婆和母亲总是如此嘀嘀咕咕，脸上呈出忧虑和不安，给我幼小心灵种下的印象那里是一个流着黑水的凶险地。奇怪的是我从未从父亲嘴里听到这个字眼，似乎全家人唯有他与那地场没有什么瓜葛，尽管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父亲二十七岁那年随同村里的一拨人去闯关东，出关后这伙人便各奔东西。父亲只身去了遥远的黑河，打信回来说在那里放木排。放木排是个很危险的活计，也很赚钱，